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26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26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26册目錄

包公案 一五—五九（卷二九—卷一一八）…………… 1

包公案 十五

碧玉池中起墨波

右军书法妙如何

不群细字焚庭宇

惟爱山陰道是驚

却說方才那上妻的是誰那日是市俠展德元這位中自從那蘇州起身來到陳州所為的是訪查龐國日的過惡系此商陳州市門不遠在一處坟塋所過見一老婆坐那一坐新坟燒紙痛哭口內還嘸嘸說他的心子東公這個老婆是誰這日呈寇忠之妻至此上坟展巾上前問以前后的話語又遞與那老婆一宜良子說某家姓展名叫德元三五日之內必臨你那

少主母救出可但只一件若是他有失貞節某家日不能管了那老婆叩謝而去因此展巾果至閑庭到了會仙樓系在樓上要吃飯剛坐坐下一回頭日看見了那边的公子与那人在傍边里講訴你說那位公子是誰那日呈錦毛鼠白玉堂空空項福敢則他二日素日相識別后的話語着侯展巾要送要菜走堂的是手忙脚乱來回乱炮口內以喝送菜下去灶上的所見一陣勺响走堂的端上菜来展巾一边吃送一边听

走堂的 看見又來几位客 他的那

手忙脚乱不消停 不后这 堂官过裏系同炮

单后那 展巾一傍細心听 只見那

公子闹后叫吳弟 說道是 我今現在芦府中

我弟兄 因为家嫂去世早 代領首

任免白珠到江東 今春又 大哥忽杰身得病

道不幸 五月又死我家兄 这如今

現那在江芦花蕩 鏤天鼠芦方他的家中

却說展巾在那边坐着吃送听的明白元来这位公子在芦花

蕩芦宅居住却是五义庄的英公但不知是那一位义士公杰

心中暗想忽見又來了双个无赖之人生的免致蛇眼上得委

来未稍西望只見二人走到后边去说置吳外巾在这里吃送

展巾日往后者只見那位公子手内擎盃也望后者只見后

面吃送的那个吳外坐在椅子之上大模大樣的問話又見那

个人的模樣 但則見 后边坐着那吳外 他生的

眼大眉粗惡形容 代一頂 考短方巾飄秀代

穿一件 宝兰花袍是立絨 杏花色

九股絲絛腰中計 志短子 后底皂靴豆下登

看光景 年紀不足五旬外 嘴边上

連鬚胡須鬢猪鬃 掃帚眉 配上一双瓜子眼

黑面日 衫襖还是胖身形 坐在那

椅子上面歪首夸 細着他 五官不正非善容

十个胖子九个奸玄 十胡九臊果不錯 古至今

却说展了着见这员外的模样他心中旧知此人一定是个不良之辈又见那几个人站在一旁活脱脱说我二人奉员外之命我寻周得仁这老儿连日未见我等到他家找又不左家我二人又恐员外恼怒故此今日天色未明我二人同到他家门外墩着等至天明他从家内出来我门楣住下他要良人说无有我们望他说那话他还不肯应允故此他代至此同员外心下他要良子他若不能还那时员外再威吓于他、无别项自杰应允那话

这员外

听了那人一番话

些时间

他的怒气往上冲

说道是

老周果然不依好

他竟敢

幸及我的热心口

今日里

他若不回去还嫌

你几个

拉到香门送左监

那时候

他必杰心中害了怕

一定要

应允那方称心口

这此时

他必杰左膝下面寺

去把他

揪上姜来见、咱

立时间

本利还待容他走

他若星

缺少一分别怨他回还

你二人

临他送至县衙内

打他板

板子然后再收监

那时节

每人再到他的家内

把人那

枪到咱家作了环

几个人

口中连忙答应星

转身形

一奔走到姜下边

不多时

只听姜梯连声响

他几个

代上一个老年残

只见他

年纪过了花甲外

声、的

咳嗽大口的吐痰

颈上面

代为一顶破毡帽

身上穿

千补万纳破衣衫

有一条

棉线代子腰中计

无底的

赤鞋一双足下穿

手拉着

竹杖一根把姜上

只见他

眼泪汪、甚可怜

战栗、

前行来把员外见

唬的他浑身乱抖泪连、

却说那员外看见老姜走至跟前他不由的怒髮冲冠吹胡子瞪眼说说道周得仁今日竟敢前未见我把我那白花、的

良子借了去不还难道说回罢了不成若论这陈州年岁荒旱

不收难道旧你一家不成人家为有欠不下都似你这无天理

良心之人借良不还寻我不见必容易见首你又不且有良子

我到者你是年老之人不肯与你一般混淋反替你出了一个

双全其美的主意你到教刀说你员外打真你的人口我拿

好心代你、及无好妻你自己怨、今日你未见我还有良

子、还是有什么主意、周老尔拿听说员外下话点雷庭听

我慢、的、姜来

周老老

听罢员外一番话

他退里

连把员外口内称

说道是

暂息雷廷休勒怒

上容我

从颈细、说分明

非是我

周得仁把天良丧

皆因为

连年荒旱不收成

求员外

暂时闲息且饶怒

寺一个

五谷登登历年成

那时节

一奔一利还员外

这如今

只当行好积阴功

这老老

哀步后词还未尽

只听得

员外闹声断喝一声

叫一声

周老你今且慢讲

有一白

拙奔后词要你听

听我劝

不必恨天也別怨地

还是你 自无主妾欠聪明 你着我
家眷也在陈州住 难道说 我的地畝必是收成
反说世上不公平 自己胡塗不听劝 你心中
此一时 身受荣华把舅称 只因生下好闺女
老天十年不下雨 受保我 旧仗是
陈州郡 大尹人家无二处 又有收成推不穷
我莫陈州一富翁 我住的 深宅大院人难到

还有那 后有大厦前有大桥 乘百姓
那个不敬我舅舅 真正是 一呼百诺人奉承
非是我 今日与你说大话 大约你
不到黄河你的心也不平

为人何必逞豪雄 无义良木不久考
劝君早回同秋计 前程还远是衬殃
却说这舅越说越恼望着老丈说是我舅说句大话因似
你这个无天良的不过是我舅不肯与你一般见识所以才把
你惯了知这个老东西不流台奉你不到黄河心也不平分付
来几个人怕他送到西门之内告诉太下一声怕他执至监中
餓他三天再打他一顿板子问他有良子无有那几个人拿听
连忙上前伸手去揪老者吓的周得仁浑身乱战双夕跪倒向

上叩头眼含痛泪只求舅外下宽慈旁边听语的展下心中不
说占起身形才要答后说话忽见那边公子说道那老丈转过
左下有话问你展下听那位公子叫老丈说话这英公付又坐
下听他们说些什么话
这展下 一见恩以要动手 侠义英公气不平
占身形 才点张口要答话 只听得
那位公子他问一声 说道是 老丈说来我有句话
你把那 欠债的缘由细说听 该多少

礼当奉还是正礼 却因何 如此胆小担怕来
这老丈 拿听问他不敢答后 舅舅外
分付家人把他拉 周得仁 望首公子行一礼
说道是 权公在上话听时 只因各
此地陈州遭荒旱 三四年 地下一寸草全不生
前年间 借过舅外良五双 每一季
要还一个本利平 这如今 本利共该四十五双良
那一日 舅外讨债到家中 我有个

兄弟名喚周得义 遭不幸 去年身死赴幽冥
抛下了 侄女孤身年幼小 他的那
小名家叫作凤英 舅舅外 看见这孩子的美
他要临 我侄女敢到他家中 这老丈
刚才说到这句话 那一旁 舅外占起把话云
只见他 去款过素要公办 忽点问
怒恼家丁芦勇跪 他返里 喊叫一声林多嘴
你与我 支楞着耳朵把话听

却说白玉堂见芦永专一旁恭话白下知道此人粗鲁又恐他生与连忙忙梯眼望老专说也不必往下讲了批你说的说尼怒也是的那员外要你的侄女尔取来也是好妾既是你久员外良的子本利共该四十五双你与员外临文约要来当面烧毁我拿良子替你还了何必又经官府府的是周得仁拿听此与双夕炮到说小人尔并不认识公子为堂如此大具叫小老尔何以多报

周得仁

听见公子替他还娘

连忙的

烧下印契叫恩人

请问下

台架之名与妻姓

不知道

家住何方那里人

今日里

下上施良行方便

救下我

小老君家为共门

那员外

旧家人送过文约

白玉堂

派永专付给四十五双良

那员外

良子到手下妾去

后眼着

无根基的走狗为个人

白下说

老专着准你文约

在此间

速把字批用火烧

你问我

家都住处名何姓

我元籍

却是金華府内人

这如今

在下寄居双江地

旧住在

芦花荡内五义村

若问我

姓甚名谁听我讲

我姓名

叫白玉堂在洪门

我劝你

急刻回家体细问

常言道

苍天不及忠厚人

却说那周得仁拿听白玉堂之与连忙拜谢说小老尔无以为报回到家中早晚焚香保佑公子富贵双全金榜题名说罢下妾回家去了这且不表却说白玉堂见周得仁去后他这里点

手叫声堂官这里来我有话问你走堂的拿听走玉娘前说望公子有何话清白下说方才这个员外他姓甚名谁家住那里望堂收你一：的指教与我走堂的说公子要问方才那个员外名姓听我告诉你

走堂的

拿听白下问他问

他这里

代咲闹后把话云

说道是

公子要问那员外

他居住

离此三里陶家村

当日里

此人也是难度日

他也曾

少吃无穿家下贫

只因为

来了缺差雇国旧

到陈州

奉旨赈济此处的民

陶员外

有个鬼了叫陶文煥

他旧在

去唐刑房是办犯人

他有个

女尔名叫陶金空

聘占那

国旧作了二夫人

自从他

女尔金空过门后

这陶宅

成了陈州首富的民

倚仗着

国旧妾下位为大

他这才

狗丈人势欺欺民

他充是

安心打算周家女

因此上

才逼老专周得仁

若不亏

方才公子行方便

替老专

还了这宗本利良

走堂的

这些后福还未尽

只听得

项福闹后把话云

却元素

他是中奎陶员外

刑房内

陶文煥他老父亲

苛看我

昨日见了国旧的面

怕此子

告诉与他细云

只用我

三与及滚回以此子

爱叫他立刻遭殃大村临

会仙姿双侠出私见 周得仁悞遇二英玄

藟夏外仗势欺欺汗 碎项福后露真后

却说那项福此时已经吃的大醉心中胡塗他说道这英外元未是藟文焕的父亲这子不难寻我成功回来只用左国旧的恨前累说片后他旧死无葬身之地白玉堂听见国旧二字连忙问道是那个国旧项福说英弟你有所不知累兄现今投左魔国旧手下作了一名勇士白玉堂说仁兄差多你我作奸汗的为何屈膝夕于此城之下项福说英弟你所说的奸代我恩

处便为家只用他代我恩我旧当报他之恩难与还受忠奸不底说罢略略大咲白巾说仁兄亦登不呈了

白玉堂 听见项福这句话说 手内擎盘叫仁兄

咱二人 自幼全仰香武义 所为日后留美名

你子我 既在世上称奸汗 作个须当要文支行

必须要 敬忠臣 礼义士

须得要 惜老怜衰敬那孝子英孙

爱英玄 敬孝女 心要忠

居多仗义结交天下的宾朋

救苦难 行方便 爱豪杰

还替天 把道行 灭奸贼

除恶根 疼冤家 诛叛吏

救黎民 灭强寇 杀国贼

週济人 还须长打人这间报不平

白玉堂 良忌语 呈忠义

他的那 一派侠胆真是美英玄

旁边的 展懿冠 暗点秋

他侧耳 一边吃着一边细听

那晓得 这项福 把忠言

却当作 话逆耳 他这里

代淫性 便闹后 说道是

白英弟 站正停止听有我云

我项福 焮怒鲁 不听的

我心下 累知拿 岂不响

犬吠圣兵堯舜的架行

长后益 有恩须当来首报 又道是

各秉忠心为的呈主人 你说呈 为人当把忠良敬

我项福 还是奉命到中途杀那色大人

这项福醉眼歪斜说英弟你为人须要敬重忠良除却了奸党

我实对你说罢我奉魔国旧之命前到途中怕色黑子杀死以

除后患那时功回来国旧空然告诉太师魔国旧岂不左那

万岁架前保奉一个前程那时岂不荣耀

项福他 碎后失后说实话 那晓得

隔墙有耳查漏了风 他这里 眼望白巾呼英弟

我今日 奉命前去刺死色公 全凭着

手中三尺龙泉剑 半路中 刺死色公把攻外

兵书云 出外不要攻其不备 莫管他

谁量奸臣那个忠 所为的 自己巨身功名路

魔 魔国旧 空有书信巨东京 那时节

太师金展保奉我 封我个 大小前程在朝中

只因为人：却为名合利 我岂肯
一己无外落坊空 眼目蒙龙顺口说

白玉堂 听他后词皱眉头
你既为表与那利 怕的是 说仁兄
画虎不成反受大刑

惟是那 功名二字前生定 俗语说
为人须要顺礼行 并非你 文武藝業行不去

似你这 任意胡行天不容
却说白玉堂叫声仁兄若依小弟劝这子千万不可去作俗

语说的好顺天在逆天在亡这双自该在也不错仁兄仗血
气之勇胡作非为于能考久项福说吴弟你为何考他人去气
滅掩威风即使是个半万马我项福何且惧卦鬼兄此去若不
归色黑子的首级取来我永不见吴弟之面说罢手扶桌案充
自沉睡如雷白下一见冷啖了一声说差大约你与我可也非
所见了说前话叫走堂的箕以淫淫会了不鈔占起身来下娄
不去这里展下不由的点头暗添也念了不鈔下娄到了外面
见天色傍晚往蒯家庄去了正不项福在淫淫睡着了也不

薄白玉堂单与展公亮见天色以晚往蒯家庄

正不项 项福醉后楼上睡 单请那

侯义美衣展衣亮 走出了 会仙淫淫台预着

但见那 日暮归官天气黑 这英玄

一直竟奔蒯家庄去 我寻那 万恶滔天蒯中奎

往前去 走了约有三四里 猛个跌

见绿柳苍松叠翠障 但只见 远：双旁引塔树

着村庄 烟雾：树遮黑 走近前

村中有坐土地庙 修盖的 金庄彩画有禄威

茂庄河 隐：青泉流绿水 有一坐

小桥横搭蒯兰随 展下他 一見不由怕跌点

果杰星 作恶之人任义卷 这英玄

迈步巨了庄村内 来到了 蒯宅门口看四圍

但见那 蒯宅大门紧闭 他这里

施展那元浩走壁要去拿贼人

此功君早里正事 英要暗起佳巧心

天良不正不扣拿 白已前程活莫问

恁标了手来本取 休得弄假弄真

：尺神灵细查心 若生到忙如手摸

却说展公亮来到了蒯家庄那天口有初更时候过了过了
故庄桥只先蒯宅大门紧闭至无人一英玄绕墙根扳起衣
衫收付利便一转身脚踏上墙头跳上大房过了二门这展
站在左后房凌屋上往正房里现有只见灯烛辉煌又听得那

箇中奎说子你作暗我怎柔的行事若非是祥威吓那周老
昆能引去那个子子替他这良呢这看那个子公也是胆小
之人付又听见家人说道这是外爷的洪福逼的他所以才
肯这个宽子子替他这了账这不是是外的世福唱展了在房
上向听付中膝说这厮牛气不小但不知他良不放左何家派
得样听水白方下手英玄怒里他跃上了正房往四下里留
神视者

这英玄 阶上大房留神看 宅内房间甚雅分

却元来 前后七层空阔地 高低四面许多的人
去西听 房居住人不少 套间内灯烛乱拍
又见那 上房花厅透窗镜 房房内有人把话云
听了听 又说不很真切 又知贼的金良在存
展去死 暗想这今来到此 必须何防这贼人
这位？ 心止心中暗思志 忽断内来暗思志
咪咪！ 一边一各走有活活 人彼此把话云
尚听说 今日员外多欢喜 不知那里听了许多良

现在那 大所之上手良而 大概还要卖家人
两妇人 说、唉、是过去 展尸同听喜在心
暗说道 如今得了真心心 还不動手去偷良
转身形 下了大房往前绕 未到前面面西神
但只先 大所房内灯烛晃 里面有人把话云
这位了 刚要存身往下跳 忽先院内站着一人
身穿有 夜行短衣小打伴 腰佩宝剑鞘中藏
这个人 面向灵脊背向外 身法难看貌其容

展去死 心中纳闷说奇怪 这一个
来的不知是何人
却说展了听见两个妇人说他员外在前所平良子呢英去他
心中欢喜绕至傍边只听箇中查共巾意奴高淡海海展尸刚
要往下跳只先院中站立一人身穿夜行短衣腰代宝剑面向
意灵现有英去心中纳闷暗说此人是谁他来作什么的呢正
去思起只见那个人一回展了左房上定睛细看元来是这
楼上的白玉堂心内暗想说他来了

这展了 忽然看见心中吃异 元来是那白玉堂
这英去 只得暗藏在房房上 看他伸手点破窗
只见他 身靠窗灵往里看 忽听佳人语语语
二六外 高声叫道四员外 我家大了四持家乡
展去死 左在房房上同此活 心中想越白玉堂
少时间 有人近院上所房去 按着住往何家藏
登时间 外面有人把二门近 忽尔不见白玉堂
但只见 气死灯前引路 这跟刑房箇大朗

箇中查 看见了箇文煥 再叹盈胆叫冤郎
难为你 修而陪伴鹿同旧 为仍今日持家乡
首什房 要紧之事来见我 父子们
首后处下好商量 箇文煥 上前施礼寻尔父
为四家有事一宗 只因为 宗中太师来了一信
听见说 肯又钦差前未放程

却说那箇文煥走近了大所见了他的父亲说尔子言事焉能
回家只箇宗中鹿大师府来了一传说今有包黑子奉旨来到
陈州名为放释暗访回旧的过意鹿同旧同听此话回共知府
知府商议差派福福途中前去行刺色公这件事若是若能
逃故若是好若是不逃那时色公岂肯干休故尔为儿的又派
了得用的家人去到中途控听此事若是逃功又逃功急刺四
未送传今日其因旧又商议如若不能逃功只冒走为上省府
内现有一匹黄驃马能勾日行千里今将和款金良打点停当
只等想息一到立刻骑上黄栗马代领鹿立持观音堂没抄抄
十道竟毒亦梁又孩修骑携一乘诨哄到氏如子只说送他回

家上了乾梅高四命家人任没随没也上东家到了京中这怕
什店了，你表姑如倘若国回逃走了所有那美院中的台懂
阮器衣服家居等项任使妻子环尽是咱们的了箇中奎阁听
况我的个真乃是公姑西为正是清译只先一个了环跪玉跟
前说员外不好了巧人丢了员外说巧人如伸会丢了

这了环 见回这里同声道 他把那
员外道：叫几声 说道是 并非奴婢说瞎话
果是的 巧人真是到无踪 只因为

起更以后工夫不大 我跟随 巧人早厮去出恭

老妇人 白已近了茅厮内 杜喜梅

在外伺候手挑灯笼 怨杰同 一阵凉风持灯刺眼

杜奴婢 我大点灯去到房中 回来叫

又等茅厮门外等 听了听 早厮之内有响

找这才 推门内竟往里看 不见了

巧人古内影无踪 吓的我 急忙呼唤各寻寻找

非前未 告诉员外送报音 箇中拿

父子同听了环话 代领有 与童使女往後行

这妇人 候个出音所房外 撒下了

互间大所益喜人 这了 一见连忙将身跳

替身形 跳至前所当院中 迈脚步

一直近了所房内 但刚见 院内灯烛亮又明

现着那 床上娘子四十五 傍边里

还有白良玉五封 把这半良西都拿楚

放在了 随身代他的腰中 展熊无

扭转身形才要走 忽然回心中想起事尔一宗

此道年即鬼得的 正直公平世间会
藏印密尾如意 说心称悟得世俗

却说展了持良子俱已揣起才然要走说且住持才环才报道
巧人丢了环想此事一宁白玉堂做的手法找找且到後由而
听了水落石生在走不道想罢持身来至後由朵在暗空只见
那人慌、时、又听了环说道员外不用着急巧人有了真
外说在那里呢了环说在舍房内高樞阁里呢员外说快些找
扶出来了环说非等捧扶巧人来了强杰巧人未丢惜少巧人

的耳朵丢了一个展了同听巧人耳朵丢了这又是什反元故
呢心中甚是不过只见那巧人叫声员外这都是你父子惹出
来的只因你父子不作好事上天差怒才肯此事持才环在茅
厮内生恭了环回房取大点灯之时有一位夜遊神推门而入
他将环拿到舍房叫环好的功你父子日後作好事他主
付去三又恐环不肯听他的信他用宝剑把环的耳朵割去好
不疼死人也展了同听心中这才明白持身一脚踏在上房去
竟勾走了这里的箇中奎阁听巧人走心吓的是毛骨悚然分

付了便将妇人撵入房中好生调理此时上下地乱了一夜这已不表却说展尸跳出菊宅竟奔大路而去

展尸无

出了菊宅奔大路 前去寻找周得仁

山乃是

展尸的秉性爱行善 一生惜老又怜贫

这莫在

正走之向来的快 我到周家老母的

上前去

用手拍门把周尸叫 只听里面问是谁人

展尸说

在下借光我领教 寻我却是因为得仁

里边说

不知来者是那一位 是向前来同放门

展尸把

台初至西窗神看 刺门的正是那个人

但刚见

周老上前忙施礼 了台贵姓有何情

展尸说

老母尔不必细道向 特来送做仪一点心

说罢叫

双手将良医过去 曰是先前的甲五良

说道叫

你且将良医过去 到那

许还来此有语云

连夜去救色大人

说罢持身生村去

过位尸

连夜去救色大人

却说展尸辞别了周老好过忙出村望夜直奔色大人公馆

而去这周老好不知是何人匪其他一色良子四即旧是用老好送了四楞只得近去将此事告送任女知道这已不表且说展尸打听色大人住处下马英左赶到公馆付近有一生

卜运甫里西巷别人在內歇住旧是展尸一人英左见着左手写了一封书信代在身边给了汪水牛甫而去不表且说这色大人自后在城断结九即案次日起身来到柴坊山下马在公馆之中住宿天有二更天有二更只听院的一声响唬大人志未可歇公孙策同听说此乃是前边忙走到院中现有果

有一支刁翎先生伸手抬起走至庭中打南现有公孙策 打南前西面神看 字体说指写的律 上言有 寄云之人某姓展 特来送信通知大人 路途不 必宁肯人未行到 早晚防借要留神 这几日 派人先拿就因旧 如今改庄要逃生 他奇宁 却是一匹黄驃马 只有家人威力跟 知治神 休叫贼人漏了网 前往那

有一支刁翎先生伸手抬起走至庭中打南现有

公孙策

打南前西面神看 字体说指写的律

上言有

寄云之人某姓展 特来送信通知大人

路途不

必宁肯人未行到 早晚防借要留神

这几日

派人先拿就因旧 如今改庄要逃生

他奇宁

却是一匹黄驃马 只有家人威力跟

知治神

休叫贼人漏了网 前往那

观音台

观音台后等贼人 逃宅如子刘氏女

跟随

走的是 观音台后也越有道

必

必尽亡敬告在 看必心犯愁

叩

叩 孙先生肯准临

不肯

不肯 孙先生肯准临

左说那

汪妻上边的睡觉人

列

列在下一叶口推说雨即说只是慢了的表却说那

左

左说那 汪妻上边的睡觉人

眼

眼一看不见了白玉堂那妻上吃酒的人都散了那那走下妻

未

未只见天色晚了不能前去行事正投店住宿那日在去不逞

意

意往那西走只听有人招呼说项了这般的天黑夜晚你

意欲

意欲往 忽听有人喊一声

这

这说那 忽听有人喊一声

他

他这里 却是客寓罗店东

项

项说 罗四吊

说

说彼此未全等驾的容 向听说 项了今在回府

说彼此未全等驾的容

向听说

项了今在回府

忠孝节

忠孝节 忠孝节

忠孝节 忠孝节

天黑你往何处去

心愁有

住宿明日并立行

说有是近罗家店

听了听

推妻之上打三更

项福说

今日我旧住在此

恰好似

来门帘帘近了门

喜花天暖四边开

喜花天暖四边开

秋令金菊随风舞

秋令金菊随风舞

却况那罗四席他本是个势力人你惹多端今见项福投在

庭园旧府中又见身上穿的花罗他旧起了侍奉之心便将这

项福撞在了上屋内居住叫店小余预备一年菜屏又叫打早

的将那姓女叫来陪侍项福饮过不多时持妓女唤来

走至店内直奔上房见了项福行礼已毕这项福台即现着见

是一个行院中的女子生的甚是美貌

项福他

看见近来一姓女

刘见他

貌似杨妃俊形容

穿一件

月白色的深袖袄

外罩着

麻沿马褂是天青

下边的

桃红裤子撒裤脚

红缎子

窄小花鞋脚小登

美人揪

梳在马上挽有纂

两的忙

别管却是黄登

湾上的

两道蛾眉如新月

好一双

秋波杏眼水汪汪

糯米牙

恰似美玉含在口内

一帘

英梳小口点朱唇

耳边上

代个庙前碧玉坠

一丈青

月挂窗有青尺竿

走道尔

几流俊雅多利便

三寸的

金莲窄小引人意

到跟前

道过万指傍边坐

这向那窗画间言间了一声

却说项福看罢说甚么又好子是任人讲道此间的呢这个女

子尚未四只只见店东罗四席走近房来满面陪笑叫了一声

项福我许久未见今日门前相迎别来敬水酒一盅叫了一

个美人前来相陪寻驾

罗四席

口中说福也落坐

唉毒

只有这

水酒一表益寸心

那女子

提壶在此说个候候

每人每

畅饮三盏把奴疼

拜今日

惜花殿候共个讨脸

奴只得

殿丑唱曲散个听

这佳人

忙把琵琶怀中抱

个住了

丝弦调口速唱声

只听得

莲语莺声娇音吐

满口尔

先唱一个玉芙蓉

罗四席

项福二人连忙好

唱完了

付又唱了起多情

罗店东

台起身形说告便

他这里

拱手失陪去房去

罗四席

四至外边框房以内

上房中

项福闻了把话说

却说项福见罗四席去后他这里说如子的大阵叫什座那里

人氏说罗店东在甚么你交今日他为你如此的恭敬那女子

见问说个所不知那罗店东上既说你交今日如此相待

其中个甚好又况且那罗四席为人不正且上到要百神不少

中了他人之计

这女子

这个人

满膝效毒心内出

常持良人实在中

摸人利已任义行

左尸跟前套交情

马家巷内行院中

慢磨集唇南之道

此同恶俱罗四席

他言乞

时常的

他今日

我当初

皆同是

付神说未尸上听

莫着他

端端弄鬼放恶财

走勒衙门调词苦状

见了现在国旧府

元在峰景来居住

色公巧断九郎紫

马玉仙生家把门封

口是苦了非时之客

那乌龟

买奴到此为佳妾

罗四席

为怜我

那是我

时之客

因山上

那五人

把奴卖与罗店东

谁知道

他把良子刺到手

今日姓时月姓李

落落归秋收元结果

说有他的心酸痛

姐妹六人都出了水

俱作良人四家持

只说是

将我替罗去行院中

将我送在达火坑

青年错过还有谁疼

今生难起出水中

杏眼之中泪盈

诉罢心中愁肠事

惹起了

项福心中气不平

这女子

却说那姓女姓之客持罗四席过恶的典自己的苦衷告诉了

项福一遍说罢不住啼哭项福同听说如子你且回家日说倘

有机会就必将你救出水去项福村又心中暗想说且住那个

罗四席元来如少愿今日这般待我却不知他有什么主义

也罢你且说得好好先下手的为怪非今不免持他杀死我好搭

一方除却后患

项福

心内奔呼暗沉音

果是他

如山没付持神持

到不如

付回没世落美名

如若

恨小非为君子志

南听姓女一夕话

看此人

竟是肥巴把人坑

不知道

响共山方除大害

恰个说

没在还手落下足

真不错

不由的

正官不正非良善

今日里

贼人巧下什应心

到日没

先下手的是好汗

此乃是

气盖不是丈夫行

这项福

要去刺杀万恶为非作恶的人

惹罢灯时奈神付俸

站起身

包公案十六

羅家店四虎喪命 除惡霸奔走途程
 柴安公孫准備 楊項福行刺受繩
 却說項福碰了妓女性麗容之言心中起了不平之氣要往羅
 四虎說外子你且回去後會為期說罷付與白良一兩叫店小
 開門叫此女回去跟來的人代領女子去了這里項福叫了聲
 店家我且問你羅店東也在此歇歇店小兒說這大房後邊
 另有一院是三間正房就是羅四虎的臥室他家又無人只為

他妻子还有一个小了环他是老兒是女之人此時早已曉熟
 天也不早了早上還要什麼不要了項福說都不要了你去安
 歇歇店小兒着意而去这里項福見店小兒去後他拿了宝剑
 走上上房柱後去找惡霸

這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必後等
 遲早之時却不同 羅四虎 今日這厮惡貫滿
 偏遇見 冤家對頭性命苦 這女子

只被訴說自己的苦 惹起了 項福他的氣不平

他一心 要也刺未羅四虎 仗宝剑

邁步如梭往後行 来到了 后面仔細的神看

听了話 批搭之上打四更 這項福

來到后院將門進 輕：的 樓開房門往裡行

羅四虎 正在林上朦朧睡 項福他

手擎宝剑下絕情 登時間 劍未死羅四虎

連忙的 抽身猶持上房中 叫了聲

店家快把門開放 我今要 早世橫豎奔走途程

店小兒 向那連忙開門伺候 這項福

竟弄云領要把刺行

却說項福出了店門一直竟往柴安那裏到了云領門旁只
 見掛出一個免見的病牌項福一見滿心歡喜日間在春領酒
 肆之中弄到天晚他就來到云領外邊將身一躍上房去往四

下里一弄五毛动静醒了醒却是三更时分项福暗想此时若不放手弄到何则

这项福

醒得云领人睡定

醒了醒

扯拽之上打三更

张多形

跳在云领院子内

书房外

古夫恬破纸窗棂

瞎了瞎

书房之内有人睡

只醒得

鼻息如雷打呼声

项福他

心中暗：细思在

这个人

醒他的呼吸不是云

他本是

两榜出身一儒士

马能勾

如此蠢笨打呼声

也醒的

伸手又去摸隔扇

只醒得

屋内有人喊了一声

说道是

贼人真是胆色身

你竟敢

云领之中把刺行

那晓得

右福之人天保佑

幸亏了

云孙先生早交清

命我等

埋伏在此未等便

拿住了

刺在右耳间口供

楞起死

手举朴刀往下刮

只醒得

扑通一声倒在泥平

却说项福见右准偏量来难以成功又见赵亮猛勇无比奔至跟前举刀就刺项福忙用死力腿把赵亮踢倒在地得便转身就走只见左右王朝左右马海二人赶上前来又有此查也赶上前来项福一见说声不好情多一跪素路上房逃走将到了房檐之上只醒得哎哟一声又吊檐下来王朝马海赶上前来抓住

将他御女只见他左膀上右一支刁翎箭杆上还有个辰字右腿上还右一支起鏢的箭杆下系一箭鏢上右一个白字王朝不姓白的是说刚将刺去御女只醒说不可偏恨恨他人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快：的数御将壮士活活杀我色某此时还右活活

这项福

醒说色云情他活

他心中

摸起沉香自己云

耳间中

闻醒色云多忠义

这白话

果忠不锐老不老信

还是我

项某起初见撒钱

决不读

国舅府中领员钱

我今日

既德行刺遭罗网

必定是

为来他

你死这

大人反把我系活

不杀某家反相敬

我项福

在自为人在世间

悔当初

酒楼不醒白玉香的话

反把那

忠言一片香忠言

今日里

多到苦河我心也死

那晓得

色云此何意竟

虽然是

色云闻息不把我折

叫我这

心中提是不安也

无奈何

跟右王朝将书房进

他这里

双膝跪倒地流干

说道是

小人愿替该万死

求大人

高抬贵手替慈宽

色大人

连忙吩咐说活起

壮士你

不必有急免心烦

不记道

壮士莫怪高名何处境

弟望你

把就里根由细的实言

天下俱是万般皆 谁敢不弄你胆大

若是舒住不程饶 不是杀来就是割

却说色大人一見项福跪倒在地向上叩头大人忙说壮士请起

不要如此壮士弄姓大名那里人氏为何而来刺杀我色某回

为何事项福见向口弄大人小的姓项名福就是陈州人氏今奉

庞国旧命差而来刺杀大人小的今日被获罪该万死况罪该又

叩头色大人代笑闹言说壮士此来某也难道是庞国旧的差

遣差起是你我仇恨去在壮士之心可是名为其主奈一差

壮士错投了门路只是亏负了壮士的忠心我有几句拙言壮士

听我细讲

色大人

代笑闹言叫壮士

说道是

我色某方话云

某日间

我与国旧年仇恨

他为何

起了那个不良心

今日里

差遣壮士来行刺

代说了

并骂你也行不仁

你本是

奉命之人却由己

就便是

你非将心要比心

某也是

奉命之人来到此

特派我

陈州地面賑济民

他与我

又无冤仇又无恨

他为何

差遣壮士候杀好人

若此是

苍天怜念色某不死

这就是

壮士反作不义人

望壮士

净中自己担一也

你说是

谁是谁好谁不仁

项福他

胜于色下这些活

臊的他

凌面通把话云

他及又

叩头犹如鸡弄来

他的那

口中说弄大人

说道是

小人糊塗该万死

真正是

名眼无珠不識好人

色某说

壮士口中莫其说

这世子

不必把他闷在心

长言道

人如圣贤谁能无过

若要足

知过必改是丈夫行

屈并骂

暂时随我作勇士

我一定是

日後保你变高升

命王朝

相陪壮士去饮酒

多之的

替某代东作主人

这项福

闻此言怕吓吓

说道是

多谢色某不折息

同王朝

去高书去到西

这大家

一帝引见笑哈哈

从此後

项福跟陪色云手下

他平人

日夜陪我自留神

色大人

为何如此施恩义

皆因是

项福进京他是支证入

且不言

项福入了报国套

再把那

公孙先生的一双

这个项福被色老下了一套软局子话把他稳住了跟色某人在
色云台下睡差这且不表且说公孙先生見舒了项福他写了
一封柬帖叫声赵虎你代领兼干同王长腿速至陈州西门外右
一座观音堂你到庙後打南帝就按柬帖行不可違悞那赵